

冬之恋

◎王炜

冬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，山川树木变得更加萧瑟，枝头挂着零星的枯叶，在寒风中孤独地偶尔摇摆几下，仿佛随时都会飘落下来。

大约在霜降后，各家就忙着腌酸菜为过冬做准备。在那个困难年代，冬天的蔬菜除了土豆，几乎就只有大白菜了。于是，每家每户就把大白菜腌成酸菜，且要上上整整一个冬天。人们先将一个个大白菜切掉菜根，放入沸水中一焯，然后拧卷成麻花状放入一口口瓮中，放一层白菜撒一层盐，如此反复，直到快放满时，上面压上一块圆滑些的石头，在瓮口盖上盖子，过段时间菜就腌好了。那时候腌酸菜是一件大事，记得学校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放三天腌菜假，那几天里，家家户户满院子热气腾腾的，大人们忙里忙外地腌酸菜，小孩子则高兴地跑出跑进。家里人口多的要腌几瓮甚至十几瓮菜，常常一进庄户人家的窑里，首先看见的便是墙根下一排整齐的瓮。

从立冬起，天气便一天天冷了起来，它在告诉人们，严寒的冬天真的来了。我感觉那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，最冷的时候气温常常在零下二十几度。往院子里泼一盆洗脸水，泼下时还冒着热气，到地上瞬间就成了一层薄

薄的冰。曾有小伙伴好奇地去舔学校教室门上的锁，结果舌头被锁粘住了，疼得嗷嗷直叫，老师后来说那是舌头被冻在锁上了，吓得小伙伴们谁都不敢再试了。

印象深刻的还是严冬的清晨，正是天寒地冻之际，早操时天还是黑的，各班集合站在操场上，小伙伴们冷得牙齿上下不停地磕绊着，浑身冻得直打哆嗦。每天教室里会留一名值日生，清早来校时带上一把柴火，专门负责给教室里的炉子生火。下操后，大家飞奔教室，争先围在火炉边，一个个冻得嘴唇发紫，哈着热气，边搓手跺脚边烤火取暖。此时炉火正旺，连炉筒都烧得通红，打开炉盖，炉中煤块火焰蹿腾，火光映红了一张张稚嫩的脸色。这是上小学初中时，冬季里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。

小雪节气一到，大河便进入凌汛。小时候就听老人讲“小雪流凌定流凌”，果真如此。凌块先是小的，随后渐渐变大，密密麻麻的，在宽阔的河面上漂流着、碰撞着，在阳光照耀下闪烁变幻着点点光亮。河两岸结上了厚实的冰层，有的足有几尺厚，我们在冰面上打擦擦，甚至冒着掉进冰河里的危险，坐上冰车用力滑冰，追逐嬉闹，相互挤碰，经常玩得天昏地暗、忘乎一切。

这个时候，路边悬崖上流出的汨汨泉水也冻成了冰挂，瀑布般地披挂下来，气势甚为壮观。随着天气越来越冷，一排排冰挂在寒冬时节悬垂于岩石上，格外耀眼，不由得惹人注目。它们是晶莹的，更是剔透的，时常引得路人驻足观看，更让小伙伴们忍不住争相爬上去折上一大截，像吃冰棍一样吸上一口，哇——好一个透心凉！虽然冻得手都拿不住，有时冰水顺着手腕流进袖筒，寒风一吹，冰得要命，却仍不在乎，依旧喜好无比，咂吧着嘴，如同品尝美味。

冬至过后，大河便冻得严严实实，连山涧的小溪也冻住了，隐约能看见冰层下的冰纹，硬实的冰面上人都可以走过去。一场大雪如约而降，天空中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飘下来，冬天便成为一片白色的世界。此刻站在山巅之上，迎着漫天飘舞的雪花远眺，吸一嘴雪花，哈一口白气，遥望冰天雪地，俯瞰冰雪河流，只见世间万籁俱寂，唯见群山连绵千里。这时候，才能感受到北国风光是那样美，才能体会到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高远意境，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灵与躯体的极致享受，更是怎样的一种磅礴与雄浑的博大广远！

进入腊月，天气依旧寒冷，走

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地面被冻得硬邦邦的，发白，踩上去脚底都觉得冰冷，浅白色的晨霜附着在田埂上，田地里，有农谚云“腊七腊八，冻死哈吧”。这并不足奇，人们也并不畏惧，显然已经适应了冬的冷酷。辛劳了一年的农人，正处农闲时节，不慌不忙地准备过年，准备着过年吃的用的东西。这期间，所有人心里都有期盼，尤其是小孩子，期盼着过年穿新衣服、放鞭炮。大人们则期盼着能再下一场瑞雪，来年风调雨顺，能有个好收成。

冬日，暖阳，田野旁，农家庭院里几棵玉兰树上，在树叶还没长出之前，树枝上已经生了嫩芽，结出一个个毛茸茸的小花蕾。屋后映衬着略显荒芜的山上，成片的树木也在冬天里暗暗萌发生机。女主人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鸡食，倒在鸡舍前的食槽里，几只鸡便咯咯咯地叫着飞快地挤过来，边刨边争抢着啄食。在冬之尽头，农家人就这样惬意地生活着，也在盼望着春的消息。

冬天是寂静的，仿佛世间万物都在沉睡。然而，冬天并没有昏睡，在人们的不经意间，悄悄地积蓄着、酝酿着春天勃发的力量……

乡村的冬日，萧瑟荒凉。可农家的菜园子里，却是一派绿意盎然：红萝卜缨子、白萝卜叶子，白菜、菠菜迎着风雪，欢快地飘舞着，伴着白皑皑的大雪，点缀着季节的色彩，温暖着农家人的日子。

孩提时代，每年秋去冬来，家里的房前屋后都种满了红萝卜。寒冷的冬日，扎根在土里的红萝卜，顽强地生长着。那头顶上的缨子，上面带着小锯齿，绿莹莹的像一簇盛开的花朵，在寒风中摇曳。等到小雪节气过后，母亲会带着我们拿着锄头，把红萝卜从地里挖出来，有时，我还会用手慢慢地刨。那长在泥土里的萝卜，就像一个待在闺中的俏新娘，羞答答地探出头来，一点一点，窥探外面的世界。

懵懂的记忆中，冬日的三餐，总有红萝卜相伴。清晨，村庄在冬雪的怀抱里酣睡，母亲就进了厨房，生火熬粥。金灿灿的玉米糁、糙生生的红萝卜丝，满屋都氤氲着饭菜的香味；中午，母亲在落雪的院子里，仔仔细细地洗萝卜，直到看上去干净、通透了，才麻利地切成小块，搭配点葱姜，一盘香喷喷的菜便做好了。等到母亲把柔软、筋道的面条捞到碗里，浇上油泼辣子，再把红萝卜底菜搅拌到里面……那味道，怎一个“爽”字了得；晚上，雪飞云起，夜窗如昼。母亲会做最拿手的搓面拌汤，再煮点红萝卜丝、绿菠菜，蛇紫嫣红的，清淡可口、秀色可餐。多年之后，我依然对素雅的红萝卜、白菜情有独钟，难忘那抹红、那缕香……

留在我心间最美的食物，是祖母蒸的红萝卜豆腐包子。每到农历小年后，身体硬朗的祖母就忙碌起来。她提前用酵子发面，然后把我们从菜窖里掏出来的红萝卜，放在热水里洗干净，擦成细丝，和豆腐、粉条放在一起剁碎；又找来核桃仁、芝麻、花生仁，碾成末，放油锅里轻轻一炒，再把所有的食材放在盆子里，加上葱、姜末，浇上黄色的菜籽油，轻轻搅拌均匀。祖母包包子的水平，那真是一绝，柔软的面团，在她的巧手下变成了小鱼、小船、小草帽，萌萌的，栩栩如生。每当吃着那些美滋滋的包子，还有祖母悄悄藏在包包里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硬币，我们仿佛中了大奖，纯净的笑容，如冬日暖阳般灿烂。

外婆家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路途遥远，日子贫寒。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那儿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温馨、最美丽的地方。因为有我惦记的臊子面：油汪汪的汤里，看不见几片肉，除了蒜苗、豆腐，都是红萝卜丁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外婆家的臊子面最香。慢慢长大后，我渐渐懂了：那些平平常常的饭菜里，有一道特制的佐料——外婆对我们深沉的爱！

难忘冬日那缕香

◎赵红霞

暖暖的冬夜

◎白彦丽

不知不觉间，一学期的支教生活已接近尾声，停电的小镇，夜晚更觉寒意阵阵。

夜幕降临，一支支小小的蜡烛点燃，教室里渐渐亮了起来。冬夜里的烛光是温暖的，是明亮的，也是快乐的。烛光映照下的小脸对外界环境并没有过多的关注，他们认真地写着、默默地记忆着……

老师的办公室、宿办楼也亮了，到处洋溢着烛光的气息。烛光似一颗颗星星镶嵌在夜幕上，成了寂静小镇最靓丽的风景。

在这个寒冷的夜晚，我倾心地呵护着孩子；精心讲解，耐心辅导。他们似乎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寒冷。

突然，门被吹开了，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，心里默默地祈求：“风啊，千万不要再吹了！再吹孩子们会冷得受不了的！”看到一双双冻红的小手，我心疼不已，将自己唯一的暖水袋递给他们。

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迅速贴满了暖水袋，一张张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

夜色愈深，寒气愈浓。为了让孩子们温暖入睡，我把早就准备好的开水递给他们。看到一双双冻僵的小脚丫塞进暖暖的水中，看到他们眼睛里溢满了幸福，我也踏实多了……孩子们边喝水、泡脚，边和我谈心。

看着孩子们熟睡的笑脸，我的心里满是幸福。其实在我心灵深处，也有一份对烛光的眷恋和追忆，一份难忘的师生情谊。

那是小时候的一个冬夜，学校熄灯后，我点着蜡烛，独自在教室进行考前拼搏。风肆虐着校园，少了几块玻璃的窗户被吹得啪啪作响，可我不全然不顾，仍在专心地写着、读着。

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，“谁？”我猛然抬起头惊讶地问：“你怎么还不睡？”伴随着说话声，一个

人影闪了进来。哦，原来是班主任胡老师。

老师来到我桌前，温和地问：“冷不冷？晚饭吃过了吗？”突然，他看见了挂在桌子旁边的馍兜，便慢慢地提下来放到桌子上，又拿出里面装着萝卜菜的瓶子摇了摇说：“结冰了！”便立刻转身出去了。不一会门又开了，“快喝点，

喝点就暖和了。”原来老师为我端来了一碗开水。看着老师远去的背影，回味着刚才朴实的话语，我的眼眶湿润了……

第二天早晨走进教室，我发现没玻璃的窗户已用纸糊好。教室里新添了两个热水壶，盛着满满的热水。胡老师上完课又多给了我两根蜡烛。

烛光里的老师给了我一束光，烛光里珍藏着温暖的回忆。

在这个寒夜，孩子们一定会甜甜入睡，我也会伴笑而眠。他们的内心是温暖的，因为“爱”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充满了整个校园，还会一代代传递下去的……



大散关

梦回故园

李录成 作

《大散关》栏目投稿邮箱：

bjrbwzks@163.com

傲骨柔情尽是美

◎郭戎格

白色的世界，成为最惹人喜爱的一道风景。无论雪有多大、风有多大，它们在风雪中，不低头、不折腰、不自卑，在严寒中风骨铮铮、卓然挺立。

你瞧，蜡梅花中几片单薄的花瓣，紧紧依偎在一起，拥着几丝花蕊，几十朵或无数朵小花，宛若只只粉色的蝴蝶，在枝头寒风中，微微扇动着翅膀，分外醒目。蜡梅花舒展着的枝丫，有种旁逸斜出的感觉；屈伸盘曲的枝干在冬阳的照耀下，显得温润而有生命活力。

蜡梅品格威武而柔美，它不像生长在塞北高原上的白杨那般挺拔，不像绽放在初夏阳光中的牡丹那般华贵，也不像怒放在深秋路旁的野菊花那般随意。我以为，它有着白杨的风骨、牡丹的娇艳、野菊的质朴，也因为冬季的严酷、风寒、冰雪，才铸就了蜡梅坚强不屈、坚忍不拔的品格。它被历代文人名士所赞美，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。按尽梅花无好意，赢得满衣清泪。”不胜枚举。

为了近距离感受蜡梅的独特品格，一个雪后清晨，我来到院子里细细观赏。蜡梅已披上洁白盛装，当阳光洒来，朵朵蜡梅花更是晶莹剔透、娇艳无比。冰雪与蜡梅相互依偎，已融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，在阳光照耀下闪出道道靓丽彩色。

蜡梅的美丽是在严酷的冰雪环境中孕育的，越是严寒越是怒放，越是冰雪越显娇艳。人生不也是如此，只有在困境中成长、在逆境中奋进，才能愈挫愈勇，像蜡梅一样绚烂与强大。

冬日柿香

◎张晓峰

冬至回老家已成为我多年的习惯，八十岁的老母亲见我回来又念叨着柿子熟透了，让我将屋后的柿子摘了。而我却不以为意，不是不愿意去摘，是因为现在柿子多得到处都是，不像苹果、梨那样耐放。往年还有来乡下收柿子的客商，可今年却迟迟不见。节俭了一辈子的老人却不这样认为，她觉得果子成熟了就要摘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如若不然，便是一种浪费，内心就会感到不安。

为了不让母亲生气，我不情愿地扛起梯子，提着竹篮，来到屋后，看见枝头挂满红灯笼似的小柿子，心中顿生别样的情怀。常理说柿子应在霜降后采摘，现在都数九寒天了，但这一抹火红，像暗夜深处的盏盏明灯，如这红红火火的日子，叫人心生暖意。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母亲为何这般偏爱它！

我站在梯子上，小心翼翼地由低到高一个一个地摘着，红彤彤的柿子大多已经熟透发软。我慢慢摘下来递到母亲手里，她整齐地摆放在大箩筐里，低头弯腰的瞬间，我看见她鬓角深深的皱纹里流露出来的喜悦……

记得小时候，柿树极少，只能在远离村庄的沟边、壕坎才偶尔见到，那时候能吃上柿子也是一种奢望。到了冬季，街道上总会听到挑着扁担的农夫的吆喝声，担子两头的竹篮上用绳索固定着木盘，木盘里摆放着码得整齐的柿子，有软柿子、火罐柿，还有用温水暖熟的硬柿子，都是论个卖，一毛钱可以买十多个。有的买家直接在木盘吸，一口一个，吃得满手柿子汁，吃过后数柿子把再付钱。

脆柿子像冰糖般甜，干脆爽口；火罐柿子，皮易剥，嫩嫩的果肉上泛着饱满的汁，吸到嘴里又黏又甜；若吃冻柿子，就用温水暖一下，待柿子化到八九分，里头变软变软，轻轻把皮剥开，吃起来黏糊糊的，等全化开了，用嘴吸，把肉内满满的汁水，哗啦啦地流进嘴里，甜密的柿香瞬间就溢满唇齿，热冷交织，爽滑而甜美。

母亲每年会将柿子仔细挑拣后晾在屋顶，经过风吹日晒，水分挥发后，柿子表面会凝结一层薄薄的糖霜，而后变得扁实，因此而得名柿饼。想吃时可以将柿饼切成细条，作为一道不错的菜肴，抑或沏一杯热茶，嚼一口柿饼，那滋味香甜爽口，不失为冬天清热解燥之良药。

一树柿子让我采摘无几。从母亲收获的笑脸上，我感到了喜悦和兴奋，对于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我，回家何尝不想多看看母亲那慈祥的笑容呢！

每当三九隆冬北风呼啸时，我家院子的几棵蜡梅树就勃发生机，抽出一些新芽，生发含苞待放的蜡梅，一展傲雪绽放的美景。

蜡梅与众不同，不恋温室喜寒冷、不惧寒冬乐冰雪。它在冬季绽放，花朵端庄明丽，优雅大方，体态轻柔，近处一嗅，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。清亮的粉红花瓣包着羞湿的红色花蕊，鲜艳夺目。

我家院中的那片蜡梅树仅有一人高，树枝向四周舒展，犹如灯笼形状。当漫天大雪覆盖了整棵蜡梅树时，我就担心它们会因寒雪无情摧残而枯萎，没想到这些可人的小花朵虽没有绿叶的庇护，却能独自迎风傲雪，绽放出它们的美丽。当整个世界都银装素裹时，娇嫩含羞的小花装扮着